

向着太阳的舞蹈

——《中国人民解放军舞蹈史》读后

于平

只要提起我们的人民军队，军歌的旋律就会在耳旁萦绕；我们就会看到一支脚踏祖国大地、肩负人民希望的队伍向着太阳前进……人民军队的职能在新中国成立前是“扩红救亡”，在新中国成立后是“保家卫国”，而人民军队的舞蹈则在鼓舞士气、激励斗志、传扬战绩、讴歌英烈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由解放军艺术学院舞蹈系主任刘敏主编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舞蹈史》，是对我们人民军队“向着太阳的舞蹈”一个盛大而恢弘的礼赞。

自1927年起，人民军队已走过了80余年的辉煌历程。在人民军队建军的前20年（1927年8月至1946年9月），人民军队的建设大致可分为两个时期，即致力“扩红”的土地革命时期和全力“救亡”的抗日战争时期。这也就决定了我们军队舞蹈最初“扩红救亡”的革命担当。“扩红救亡”指的是这一时期军队舞蹈活动作为宣传鼓动工作的主要内容，并且，中央苏区时期“分田扩红”的政治任务，随着二万五千里长征的战略转移，实现着向“抗日救亡”的政治斗争切换。在军队舞蹈表现的内容切换中，舞蹈形态由最初对苏军舞蹈的追随，逐渐形成了“歌舞活报剧”这一人民军队舞蹈特定的、有效的艺术表

演形式。2009年新中国成立60周年之际演出的大型音乐舞蹈史诗《复兴之路》，我们常常认为它是继1964年《东方红》、1984年《中国革命之歌》之后的第三部大型音乐舞蹈史诗。其实，这一大型的演艺形态由来已久，往前可以在1949年的“大歌舞”《人民胜利万岁》中看到雏形，再前溯便可以在《无敌红军》、《开辟第二战场》等“大型歌舞活报剧”中觅到踪迹。可以说，这一演艺形态的成熟与中国人民革命的伟大、与人民军队舞蹈的发展是分不开的。

从《中国人民解放军舞蹈史》中，我们还可以看到人民军队舞蹈在“新秧歌运动”中的贡献，这便是“部队秧歌剧”或“部队歌舞剧”的形态建构。在延安“新秧歌运动”的影响下，人民军队各部队的“战斗剧社”纷纷以“秧歌剧”的形式来讴歌战斗英雄和生产英雄。《刘顺清》一剧成为当时的代表。今年正值中国共产党建党90周年，不少文艺样式都在溯寻这门艺术对中国共产党员形象的塑造，在此我们可以见到人民军队舞蹈在这方面的成功创造：继《刘顺清》之后，人民军队的舞蹈讴歌了《罗盛教》和《不朽的战士》（黄继光），讴歌了《狼牙山五壮士》和《八女投江》，讴歌了《刑场上的婚礼》（周文雍和陈

铁军）和《割不断的琴弦》（张志新），讴歌了《骄杨颂》（杨开慧）和《红梅赞》（江姐等）……如果加上非真实姓名的共产党员形象塑造，那更是数不胜数。除前面提及的《骄杨颂》和《红梅赞》外，大型舞剧还有《五朵红云》、《蝶恋花》、《高山下的花环》、《铁道游击队》、《三家巷》等。可以说，让共产党员的形象成为舞蹈创作的亮点，是人民军队舞蹈对中国现代舞蹈发展史的重要贡献。

在论及中国现当代舞蹈的历史发展时，舞史一般称吴晓邦、戴爱莲为中国“新舞蹈”的先驱者。从《中国人民解放军舞蹈史》中，也能看到吴晓邦为人民军队舞蹈工作所做的贡献，这便是在全国解放前夕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支舞蹈队——东北民主联军政治部宣传部所属舞蹈队创编的《进军舞》；稍后，吴晓邦又向这支舞蹈队传授“自然法则运动”的技术和理论，为军队舞蹈及时、形象、生动地反映现实生活、服务军事斗争起到了有效的作用。其实，在人民军队舞蹈工作中最早发挥重大作用并且当之无愧于中国“新舞蹈”先驱者的是李伯钊。李伯钊于1926年被党组织派往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学习期间深受苏联红军舞蹈和俄罗斯民间舞蹈的影响，对“现代舞之母”伊莎多拉·邓肯在莫斯科用舞蹈表演《国际歌》留下深刻的印象。1931年她回国来到中央苏区后，创排了《工人舞》、《农民舞》、《红军舞》等作品，为严格意义上的人民军队舞蹈拉开了序幕。我认为，李伯钊的舞蹈实践不仅证明她是人民军队舞蹈的拓荒者，也证明她是中国“新舞蹈”的先驱者。今年恰逢李伯钊诞辰100周年，对于她与吴晓邦、戴爱莲在中国现当代舞蹈史鼎足而立的地位应给予高度的肯定。

人民军队舞蹈由于服务于宣



大型舞剧《五朵红云》

传工作的主要功能，在其发展壮大的积极探索中，长期担任军队舞蹈领导工作的胡果刚功绩卓著。在军队舞蹈建设中，胡国刚提出“博采众长，兼容并蓄”的专业思想，使军队舞蹈队伍在“专业化”建设之初，就以开放的姿态学习各种舞蹈方法，包括芭蕾舞、“自然法则运动”和各类民族民间舞，并且提出“中国部队舞蹈艺术应该采用民族形式，要善于从民间舞蹈中去找出能表现今天人民思想感情的动作”。人民军队舞蹈的研究者们认为，当今军队舞蹈能以“当代舞”之名另辟蹊径、独立门户，最初就得益于胡果刚的专业思想。也因此，我们人民军队的舞蹈真正坚持着“三贴近”的原则，在英雄主义、崇高理想、民族精神、核心价值的重建上领跑于我国舞蹈界。

从《中国人民解放军舞蹈史》中，我们可以看到作品之花绚烂、编导之璀璨：历久弥新、意味隽永的作品有《飞夺泸定桥》、《艰苦岁月》、《三千里江山》、《丰收歌》、《洗衣歌》、《战马嘶鸣》、《夜练》、《采药歌》、《再见吧，妈妈》、《金山

战鼓》、《海燕》、《黄河魂》、《踏着硝烟的男儿女儿》、《千层底》、《穿越》、《云中的日子》、《酥油飘香》、《士兵与枪》等；扎根军旅、领跑舞坛的编导有查烈、张文明、黄素嘉、门文元、刘英、蒋华轩、张继钢、苏时进、赵明、陈惠芬、杨威等，还有在改革开放以来声乐舞台的表演艺术家刘敏、杨华、王霞、华超、周桂新、沈培艺……实际上，中国现当代舞蹈的辉煌始终释放着人民军队舞蹈的能量。事实上，在庆祝新中国成立60周年的盛大庆典中，张继钢担当大型音乐舞蹈史诗《复兴之路》的总导演，本身也从一个视角说明了人民军队舞蹈的成就与力量。

可以说，礼赞着人民军队舞蹈史迹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舞蹈史》，在记叙那些“向着太阳的舞蹈”之时，更深入地揭示了人民军队“向着太阳舞蹈”的动力和定力的根源，它既坚守着“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革命传统，更正视着“打得赢，不变质”的时代课题……应当说，革命传统的坚守和时代课题的正视也是当今文艺创作需要坚持和高扬的精神。

先锋戏剧导演孟京辉：做戏剧好比种树

我确实赶上了这个戏剧重新崛起的好时候。但这也源于我的坚持。做戏剧就好比种树，一开始别人在种，我也在种，可有些人着急，等不到结果就撤了，可我没走，而且认真地维护，那到最后我得到的果实岂不是既有我自己种的，也有别人帮我铺垫的么？

——据《法制晚报》

歌唱演员刘斌：艺术家要知道自己为谁服务

我是一名军人，我是属于部队的文艺工作者。从部队的角度来说，“为谁”就是为了部队，为了部队的建设，为了部队的发展，为了围绕着北京军区全年的工作任务。过去我们有了成绩后，发自内心地讲，我们离不开党的培养，离不开组织的培养，同时也离不开自己的努力，离不开老师的培养，离不开同志、朋友的关心，当然最终还要靠自己努力。实际上这里面，把“我是谁”弄准了，你就知道你是谁，你应该依靠谁，你应该为了谁。

——据人民网

作家莫言：打工是当代作家不能回避的话题

打工是当代中国作家不能回避的话题。打工者默默无闻，文学关注他们是应当的。但大多数打工文学的作者都过度关注打工者与老板的矛盾、生活上的困苦等问题，而缺少对打工者内心世界的描写。具有经典气质的打工文学作品尚未出现，但我相信打工者中一定会出现非常出色的诗人和作家。

——据《广州日报》

学者罗岗：经典的影响不再是爆炸式的震撼

能够表达当代年轻人所思考的，总是一些新事物，它们未必能成为经典，却比传统经典更能让年轻人产生共鸣。于是现在的流行文化，总是沉浸在自己的小感伤中。由此或许会诞生类型文学，通俗文学意义上的经典，却未必能诞生纯文学意义上的时代经典。我始终坚信，不能把年轻人看成固定不变的群体，他们终会长大。经过人生的历练后，有些人或许就不再喜欢脉脉温情和天马行空，更需要振臂一呼的黄钟大吕。所以经典的影响，可能不再是过去爆炸式的震撼，而会随着阅历与生活，潜移默化、慢慢沉澱。

——据《解放日报》

剧作家陈彦：我们要有正确的仰慕对象

当我们不再觉得那些老老实实干事的人是最可宝贵的、那些凭诚实劳动获取报酬的人是最为光荣的；当那些靠走捷径，一锄头挖个金娃娃的人，已成为这个时代所仰慕的英雄；当这些看似普通的价值颠覆，一旦演化成社会的普遍道德标准，那么这个社会的根基就要产生动摇。

——据《人民日报》

（张婷整理）



舞蹈《士兵与枪》

2011年全国现代戏优秀剧目展演

宁波市艺术剧院甬剧《宁波大哥》专家谈

叶志良（浙江旅游职业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浙江省戏剧家协会副秘书长）：

甬剧现代戏《宁波大哥》最近获得颇多殊荣。此剧获浙江省第十一届戏剧节新剧目大奖，主演沃康获表演大奖，王锦文和虞杰获得优秀表演奖。它同时还获得优秀剧目奖、优秀导演奖、优秀音乐奖等。据悉，《宁波大哥》还将作为浙江省唯一的人选剧目，拟于7月初在中国评剧大剧院，参加文化部组织的2011年全国现代戏优秀剧目展演。今天，我们把《宁波大哥》当做谈论的对象，是基于这个剧作具有很好的潜质，可圈可点。

戏很感人，越改越好，是一部难得的现代戏。我个人觉得反映真人真事不是坏事，也不是艺术创作的禁区，但在处理这些现实中真实的人物时，必须考虑人物情感的逻辑真实。此言怎讲？李信良在东北劝说宁波小老乡珍惜生命并进行真诚的护理，没有个人的利益，而是源于人性的伟大，一个普通人把生命放在首位的朴素而伟大的人性，这是所谓的“大恩”。但受到恩惠的王永强18年来一直以物质回报恩人，这种有价的报答，应该说是“小德”。都说情义无价，剧中“大”与“小”的情感或者价值追求并不

对称。正因为这样，以至于尾声时王永强在东北某煤矿设立教育基金，就显得突兀，因为此前没有足够的铺垫、情感的铺垫。回报个人之恩的“小德”缺少必要的转换成报答社会“大德”的情感机制。

从叙述学的角度看，我觉得该剧还可以做些改进。譬如，前几幕的叙述与后几幕正述的衔接关系。我认为，在运用这种叙述方法的时候，既要考虑到叙述的流畅，同时也要考虑叙述的一致。但本剧采用先回忆后进入现实的叙事，回忆就成了前叙事，单线的线性叙事就变成了套式的复线结构，后几场只采用字幕的方式表明场次，前后的叙述就显得十分的不对应而且不顺畅。

朱为总（浙江昆剧团研究部主任，浙江省戏剧家协会副秘书长）：

近年来，我省戏曲舞台创演现代戏之风兴盛，涌现了很多颇有新意的作品，而在近期所创作的现代戏中，我认为甬剧现代戏《宁波大哥》是一部比较成功的新作。说它好，是因为它已逐渐走出了许多戏曲现代戏创作的通病，即“宣传口号式”“新闻报道式”和“报告文学式”的模式。李信良回到宁波找王永强，王永强本来是可以在他生前报恩的，但是由于王永强的公司处于一种债主上门、濒于倒闭的危险中，他本来可以实现的报恩却不能实现；而当他的公司



王永强冒雪寻找大哥坟家



18年后，王永强与大嫂再相逢，当年的误会挥之不去

戏曲创作通道。这个戏无论是内涵还是外延，已远远超越了地域精神的概念，通过故事本身来引起当代人对“信义”“良知”精神缺失的自问和反思。

应该说，这出戏的积极意义，是得到人们广泛认可的。但是，既然一出戏，我们就不仅仅满足于事件本身的真实性和价值意义，同时也更关注于它的艺术性，即如何处理好生活真实与艺术真实的关系，如何把英雄人物转化为艺术形象，把新闻材料转化为戏剧形式，把独特地域性转化为带有普遍意义的普遍现象。

胡志毅（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浙江省戏剧家协会理事）：

《宁波大哥》是一出表现“好人好事”的戏，好人好事，既有人，也有事。不过，《宁波大哥》没有局限于宣传“好人好事”，而是采用了一定的艺术手法来表现“好人好事”。这个戏有一种人物的内心冲突，对于王永强来说，是报恩以及最后报恩无门的纠结。李信良回到宁波找王永强，王永强本来是可以在他生前报恩的，但是由于王永强的公司处于一种债主上门、濒于倒闭的危险中，他本来可以实现的报恩却不能实现；而当他的公司



黑龙江桃山矿职工医院，李信良悉心陪护张老康

次看都觉得戏在进步，现在这一稿比前几稿有了很明显的提高。而且剧中把具有甬剧特色的、原汁原味的东西保留了下来，剧中人物和故事，体现出甬剧一贯表现小市民、表现普通人性的特点。

曾经仔细看过这个戏原型事迹的素材，发现素材本身其实是很零散的，很难构成一条清晰的主线。但是我们现在看到的戏，线索很清楚。可以说，是摆脱了真人真事的束缚。同时，作为以真人真事为题材的戏，我们觉得它不是纯粹的宣传戏，没有教化，很感人。

在人物刻画上，还需要再精雕细琢一些。比如，后半场的辛巧灵，她其实就是李信良的替身，是个道德符号。经过了18年，她在性格上没有任何变化，对生活、对大哥大爱的理解并没有提升。人物的思想、性格都应该随着时代的发展而有所变化，有新的提升。

《宁波大哥》内容简介

两位情深义重的宁波大哥 一段感人至深的情感经历

此剧是以宁波民营企业与黑龙江知青之间的感人故事为素材创作的。

18年前，年轻人王永强流落异乡，身染重病，孤苦无助。一位萍水相逢的宁波老乡李信良，毫不犹豫地伸出援手，把他从死亡边缘拉回。

时代变迁，世事沧桑。18年间，两人曾苦苦相互寻找，但却阴差阳错，擦肩而过。

18年后，王永强已是叱咤风云的企业家。当他历经波折，终于找到这位恩深义重的宁波大哥时，却已人去屋空。

大雪纷飞，诉不尽世事遗憾；孤坟荒陌，装不下人生哀伤。三碗清酒，捧出的是深深歉疚，饮下的是知恩报德心。

大爱无疆，王永强终于真正懂得了大哥。他把对大哥深厚的感恩之情，化作满满的一片爱心，撒向人间。



辛巧灵前来探望住院的宁波兄弟王永强